

从彩云之南到东海之滨，一个云南女人的舟山不了情 十五年光阴，她把异乡过成了故乡

□记者 朱蔚 整理

倾诉人：阿芬（化名）
倾诉地点：四季宴
（新城青年广场餐厅）

离婚后 跟着小姐妹闯东海

在舟山生活的第十五年，我早就能够听懂舟山话，虽然说起来还是有点磕磕巴巴，舌头像打了结，但是偶尔也能蹦出几句。

不过要是在十五年前，有人告诉我，会从云南来到一个东海边的小村庄生活，不光和婆婆亲得像母女一般，还有了一儿一女，甚至还能听懂满桌人哇啦哇啦的本地方言，我肯定觉得对方是在和我说笑呢。那时候的我，刚离了婚，对未来的生活不抱任何希望，总觉得一个女人的一生，也就这样了吧。未来是未知，也是迷惘。

我老家就在云南边境线上，十八岁那年，我稀里糊涂嫁了人，后来又稀里糊涂离了婚。同村的小姐妹阿丽（化名）嫁到了舟山，电话里跟我分享异乡的婚姻生活，说舟山活儿多，本地男人也不错，说不定我能在这里遇见我的如意郎君。

在她的引领下，我第一次走出了云南大山，来到了东海之滨。

讲真，第一次在沈家门闻到空气中的鱼腥味时，我是有点失望的。阿丽帮我在这家海鲜排档找了个活儿，我像个哑巴似的站在桌子旁边，客人用舟山话喊“来盆呛蟹”“酱汁梅童”，我瞪大了眼睛，一个字都抓不住。老板娘急了，嘴里又冲出了一长串我听不懂的话，后厨对着我皱起了眉头，“侬宁咋木笃笃。”

海鲜排档里 那个替我解围的男人

海根也是在排档认识的，他是一家船厂的电焊工，那天正好和几个工友来排档吃饭。当时我又陷在听不懂方言的窘境里，他挺身而出为我解了围，我抬起眼睛看着他，觉得这个黑黑壮壮的男人还挺友善。

我们没谈什么恋爱，走到一起，就是两个在生活里呛了水的苦命人，相互依靠，相互扶持。我第一次跟他回到老家村里，他的妈妈也没多问，只上下打量我一眼，转身就去灶间烧了一桌子菜，全是虾兵蟹将。

那一顿饭，我几乎没动筷子。云南人口味重，我看到清汤寡水的白灼海鲜，嘴里淡得不行。还是海根后来骑着电动车去小店里买了瓶辣椒酱，我蘸着酱料勉强地吃完了半碗饭。

第二天，海根的妈妈收拾灶台，看见了那瓶辣酱，着急了。好好的白灼海鲜非要加上辣酱，这不是糟蹋吗。可是后来，她开始琢磨着，为我

在舟山生活了十五年，云南女子阿芬早已不是那个站在海鲜排档里手足无措的打工妹了。带着第一次婚姻失败的迷茫，从云南的大山里到浙江的东海边，终于找到了扎根的土壤。在舟山，她有一位待她如亲生的婆婆、一双活泼可爱的儿女，还有沉默却可靠的丈夫海根（化名）。

十五年光阴，她把异乡过成了故乡。



AI制图

熬上了“海鲜辣酱”，里面有虾皮、紫菜，也有小米椒和蒜末。说它不好吃吧，口感总归是辣的；说它好吃吧，这辣中带着腥甜，味道可太奇怪了。可我吃着吃着，鼻子就酸了。

婆婆挡在前头 闲话进不了门

真正让我在这个家扎下根来的，是生娃。第一胎生的儿子，我疼了足足一天一夜。产房外，海根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婆婆一心为我念经保佑。

整个月子都是婆婆伺候我的，她让我少下床，大清早起来给我炖鲫鱼汤，把最好的虾干剥好塞到我手里，让我多吃点，奶水才更足。

过了几年，女儿出生了，婆婆照顾我们更忙了，但她天天乐呵呵的。她把孙子、孙女宠上了天，也从不在我面前摆婆婆的谱，我觉得我妈和我的关系都没和婆婆相处得好。

有时候村子里会有些闲言碎语，说外头来的媳妇靠不住，婆婆听见了会叉着腰怼回去，把我平日里会做的那点笨拙的活儿夸成花儿一样，说我就是好。

日子就在这些磕磕绊绊里一路

往前走。那几年，家里翻新了房子，院子里浇了水泥地，婆婆还种上了她喜欢的鸡冠花。我也从那个站在排档里手足无措的外来妹，变成了能听懂婆婆跟邻居拉家常、能抱着娃去卫生所打疫苗、能跟海根吵架时冒出一两句“侬脑子瓦特啦”的本地媳妇。

吵完架以后 我们又和好了

平心而论，我和海根不怎么吵架，都受过生活的伤，相互也会让着点。唯一一次吵得有点凶的，是那次我瞒着海根，给老家的弟弟汇了两万块。我弟要在县城开个小店，急着凑本钱。

我以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可海根还是知道了，他脸色一下子沉了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两万块，你连声招呼都不打？”我自知理亏，还是梗着脖子回他：“我弟有难处，我是他姐，难道看着不管？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话赶话就越说越不好听，那一整天，我们谁也没理谁。晚饭时，婆婆把我爱吃的辣炒蛤蜊推到我面前，又给海根使了个眼色，他闷头吃饭，什么都不说。到了

晚上，孩子们睡了，我坐在院子里发呆，海根端着我的保温杯过来了，他坐在旁边，半天才开口：“我不是心疼钱……我是气你不跟我说。”他说，既然我们是夫妻，有事就该有商有量，就该一起扛。

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第二天早上，他还主动给我弟打了电话，问还有什么要帮忙的。我在外间听到，心里暖暖的。我想起了阿丽和我分享的婚姻生活，说舟山的男人都不错，确实是这样。

双方父母也投缘 感受现世安稳

二宝三岁那年，我爸妈第一次从云南过来，到家住了一阵子。海根这个闷葫芦，提前一个礼拜就把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还特地上网学了两道酸酸辣辣的云南菜。我妈跟婆婆两个老人，一个说云南话，一个说舟山话，竟然还能靠比划聊上半天，最后还约着去山上挖野菜。

去年，我爸妈也来舟山住了十来天，要不是我爸惦着田间的农活，我非要他们住上一个月不可。在家里住，常见我妈和婆婆两个人闲扯聊天，鸡同鸭讲却笑个不停，一大家子人，吃饭的时候也是和和气气。海根还特意请了假，带他们去普陀山逛了一天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看见两对父母坐在院子里，婆婆给我爸倒杨梅烧酒，公公给我妈拿鱼鲞，两个娃放学回来就赖在边上，不肯回房间做作业。

现在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？这个画面好治愈啊，从云南的大山走出来，我做梦都没想过，还能过上这样的生活。

送他们走那天，我妈拉着婆婆的手红了眼眶，“阿芬在这儿，我放心了。”我知道，她不是放心我，是放心了这个东海边的村庄，放心了这户把她女儿当自家人的人家。

情感的流露

心灵的抚慰

听你倾诉 陪你改变

你可以拨打我们的

情感热线：

13867225000

QQ:942157858

（请注明“我要倾诉”）

也可以发E-mail:

zswb05@zsnews.com

地址：

舟山市新城长升路30号

舟山晚报编辑部

“倾诉吧”编辑收

邮编：316021